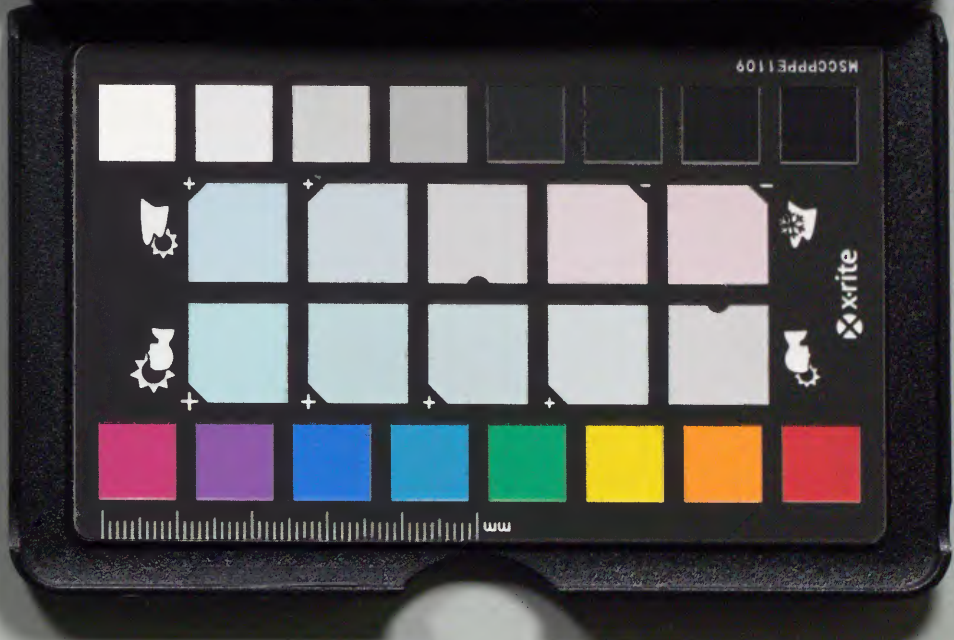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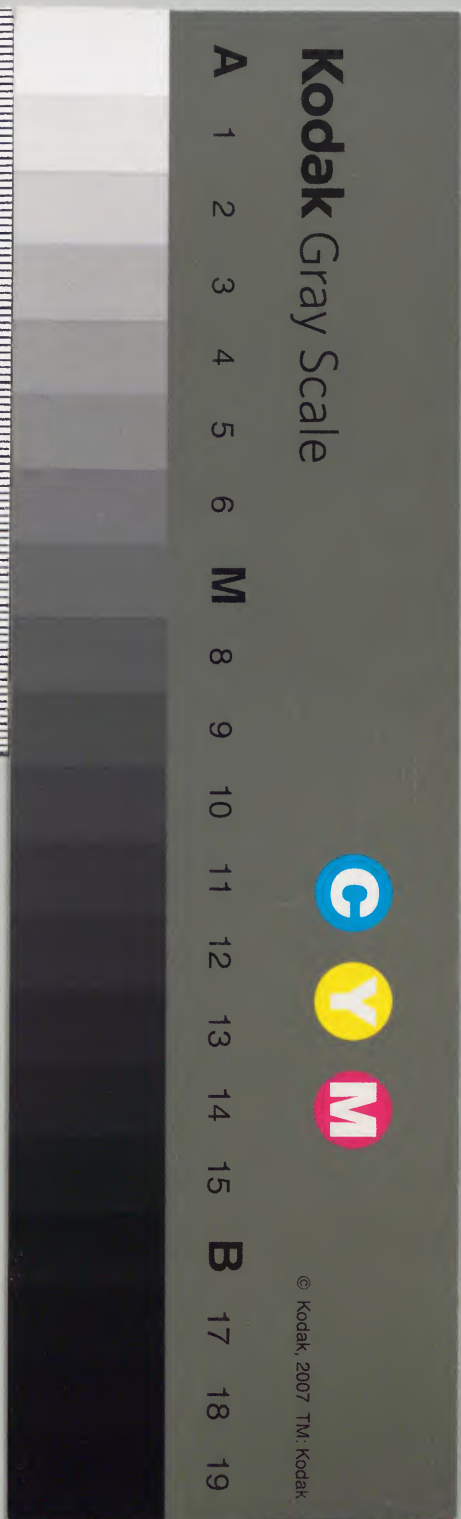


梁書

卷三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39)
函號	別 10 1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淺草文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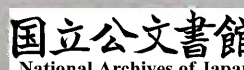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

黎第楷緯竝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會祖松之宋太中大
夫祖駟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
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
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
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
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
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
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
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
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
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
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
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
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
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
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
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
一獲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
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
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
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
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
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
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愴款鑒其愚
實干犯之讐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尋除
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

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
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
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
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
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汝南周捨咸稱重
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
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
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
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人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
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



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會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日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

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 四
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
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
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
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
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
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
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諡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
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
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
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

就而卒子蹇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
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
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
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旣長好學以精力
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
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
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

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
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
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
室會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
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
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字兼文武
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
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
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
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
表韓纘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
慙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竝如故大
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
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
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旣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
冢槨竝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

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
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
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
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
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婢舅息女未
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
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
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
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
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
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
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
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
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
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
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郟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
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會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

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
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
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
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
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未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荅如響
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口隆領軍朱异不說謂
所親口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
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
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爲之
卿爲我卧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
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
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
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
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
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
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
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
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
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
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
存者摛獨巖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
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
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
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
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
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

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
不能克泉因其敝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
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
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
不足平矣僧辯旣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
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
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
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
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
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

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嘗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梁書卷三十終

梁書卷三十

列傳

九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顓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京師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象嘗
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象同見從叔司徒
榮榮謂象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
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
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
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
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
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
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象卒昂幼孤爲象所養乃制墓

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
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變有總明之典籍
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
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
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
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
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
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
昔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
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

後從服葇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
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
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
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
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
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
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
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
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
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
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頌藉
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
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
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
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
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
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固縛軍門日夕相繼
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
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書

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
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
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
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
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
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徃同惡不
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
故致今白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
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
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

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
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
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
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塗
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
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
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
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軍
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
之日焰灰非喻萑枯未擬摠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

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
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
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
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
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
何取既殊鳴鳩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
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
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
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
儻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

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
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
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
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
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
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
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
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
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
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卽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

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
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會通三年
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卽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
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
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竝如故五年
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
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
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
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卽
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
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
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
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
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
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
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

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
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
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
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
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
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
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
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
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人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畧
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
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
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
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
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
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曾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
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雋
率諸軍應接還除宜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
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
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缺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
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復潰後豫章王
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
軍士得全曾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
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

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苻宗伐渦陽魏
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
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
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
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
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
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
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
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
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

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
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
多諸軍竝無關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
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
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
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
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
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降城中
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

歛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畧善克令終開朱門而
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
慶之爲假節颯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
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
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
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
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
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趣大梁

望旗歸款顯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顯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爲無筭天穆之衆竝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虜衆

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尔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尔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顯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顯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

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刀宣
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竝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
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
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
於常顥旣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
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
安且資慶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
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

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
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
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
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
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踈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
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
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羗夷
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
事旣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

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尔朱榮右僕射尔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尔朱吐没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起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闍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 六
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
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
南北司二州刺史餘竝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
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竝得休息開田
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
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
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
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

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
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
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
救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祇慎衣不統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昇昇訪北閒形勢昕聚土
畫地指麾分別昇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
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

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
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散潰仍陷湊
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
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
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
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
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
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
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
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

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_北裴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
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_北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卽受降
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
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
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
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
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

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
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
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
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
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
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
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
蠻至卽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
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
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
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
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
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
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
入斜谷斬獲畧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
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

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竝擒之至衡州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
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旣至任所前
刺史安南侯密遣厨人置藥於食欵中毒而卒時年四
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
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欵俱有將畧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
之亞歎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旣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
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

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
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
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
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
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
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
兼大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
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
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
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
年三十五理尚獲約思致悟敏旣筆耕爲養亦傭書成
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徃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
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
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
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
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
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
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旣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

御劉畧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
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
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
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
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
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
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視事暮月有
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旣至拜中書
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
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
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
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
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卽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
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
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
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
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
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微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
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

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絃服取亂長裾
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
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
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
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聞闔始吹
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
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
羣披榛捫樹從地地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霧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僧孺坐免官
又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
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
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
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
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
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
節金鱗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
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
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
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

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
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
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又爲尺
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畧
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隨月支
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
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
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綳縹之上翩躚樽
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
至到加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
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弁十年未徙
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
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滄預
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
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語言非
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
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克
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
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

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躓傾蹙必然顛
匍可俟竟以福過灾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
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得
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克庖鼎以餌鷹鷂雖
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
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克彼春薪幸聖
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
恚詎憐其齧觫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
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

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曰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
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
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巾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
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一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

沒愜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之起爲出西安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詣事會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竝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
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
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
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竝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
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
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
見稱賞手敕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
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
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
今爲盛率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
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
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故禮稱驪駉詩誦駟駉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
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
珍軫服鳥號之駿駒駉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
命四載元符旣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

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
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
馬之禎漢旣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
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
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
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
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
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薈夏知蹈躡於金
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殿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
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
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
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竝末駟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
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
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
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
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皇枝

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
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竹流芬於紫裹聽磬鑄之畢舉
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
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鈎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
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蹠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
驅睨兩鏡感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
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鸞
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縹約陵九劔之抑揚豈借儀於
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歎紅沾
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
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
搢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
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
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而驅騫按五
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
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
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

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
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
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
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
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
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
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
中記室王遷南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
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

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
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
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
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竝無對但奉荅云事在
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
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
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
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
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第府朝東西日又充
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率嗜酒事寧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

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竝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竝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救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節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

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
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
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
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
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秘書
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
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
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
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
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
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
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
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
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
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
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
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
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
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
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

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
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
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
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
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
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
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下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
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
勞刺舉且摛高巖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
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
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
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閭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
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
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
容易故翰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
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
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榘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
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
及高祖爲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
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
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
斐日月昭回俯明在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炙髮
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
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
天踈遠弘隴絕望尚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
物足爲榮隕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戚
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將八捕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
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
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
必侍明鑒故晏嬰再爲宰相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貧其甘酸一手
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
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
津之陷王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
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在

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
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
未幾何逢訖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
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
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
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
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
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
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
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
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
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
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秘
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
卿沈僧杲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
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
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
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

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嶮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觀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允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褁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慧言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

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竝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遂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

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
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連蹇約
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反次至墜石碾星及
冰懸墮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
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
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
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
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幻
壯頌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筠爲文能壓
強韻每公宴竝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
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
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
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
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
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
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
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
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曾通元

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
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
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
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
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秘書
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
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
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
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
居園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
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卽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畧
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
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
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

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
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
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
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
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
藻王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
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躡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張緬弟續 緜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

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鷄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克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孥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膏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閭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鈞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眞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

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續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
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邾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欺
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
朝遊夕宴何會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
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擗筆無次緬性
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
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子傳嗣

續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
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
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
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
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
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
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人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
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
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
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曾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續續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
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
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
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
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
行府州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毋憂去職服闋出爲吳
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
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
爲貴要屈意人十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
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
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
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
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
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
官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
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二州諸軍事湘州
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姬訾月惟中

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
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
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螭之遊禽而
盈虛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
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寵荷
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教文乎六藝振長纓於
承華眷儲皇之上轍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
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
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福能實
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
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荅顧靈瑣而
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
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
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
摇摇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
前觀隱賑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鞠
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
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

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于紀草
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
斯于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
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堦蘊珠
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慍其能
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觀因
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
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蝸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詐候高
燄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噓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錄受圖聰
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
積決應若颶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
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
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寃申於大理顯三
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
矣沂金牛之迅渚觀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
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
湍批衝巖而駭浪鏟千尋之峭岸深萬流之大壑隱日

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滄險上岑
崑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
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鑿幽
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
論驪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
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
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
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
餗雖苞葉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
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於天祿造局鍵之候
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
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貴實祗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
虎於寧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鑿其姦情陋文仲之廢
職鄙彤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
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漭水泓澄以闡
夕山參差而辨且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洞
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奉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

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王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禮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甕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王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竝異世而爲隣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驩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舉帷而佇立田江施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汝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

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
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
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
究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眇丘嶺以躊
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媚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
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
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
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
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諫歎仲謀之慮
已處君臣而竝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
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
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旣通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
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讐歸投
余以荅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柅慨斯誠之未
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食而先祭及旋
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荆之勝畧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

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
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
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
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日謀其多僻要
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竝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弁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
振旅時有便乎建旆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靈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
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
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巴丘以遭回遵洞庭而敞悅沈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居隔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
一酌駕彩蜺而獨徃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
澧汲引瀟湘滉滉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
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
卷間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
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

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
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驂
騶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
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
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糝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
歌以會儻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
辭愠秦皇之川幸允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
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管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
決太伯讓嗣以來遊闕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
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
史遷摘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
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
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
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兗時之絕迷谷思恭之藻麗實川
嶽之精靈常聞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筍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
偶南榮之僇伶時髣髴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
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
之累仞褻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入王皆國士而身醜
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
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
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
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

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
惟君王其能太迨炎正之中微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
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
下彌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
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囂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
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迴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
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
而竝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
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寔鷹揚

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
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眎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
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
而匍匐也纘至州停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
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
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
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
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
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

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
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
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
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荊州
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
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
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
旣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
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
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

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續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粵仍遣岸帥軍追續續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卽執續并其衆竝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續剃髮爲道人其年粵舉兵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續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續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且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續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竝以侍中爲之卿

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為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妖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悅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恆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

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異太府卿賀琛述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為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為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咋和
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
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續之風格卒為梁
之亂階惜矣哉

梁書卷三十四終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蕭子恪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
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
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
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

一

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秘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幽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

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
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
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
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
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
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
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
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
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吉
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
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
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
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
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
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
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暫出

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
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
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
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未
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秘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
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
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
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
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諡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
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公
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
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
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
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
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
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
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
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戡曰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秘書監太宗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

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
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
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
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
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
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
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

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
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
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
高祖集并會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
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
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
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
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途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
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
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晉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
序愷竝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掌
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為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
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
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

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
暉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
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
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
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
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
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旣長勤
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
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
起家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
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
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
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
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
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
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

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
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
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
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
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
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園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牲北郊誠
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
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
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
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
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
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
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
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
俗垂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
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
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
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
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
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

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於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竝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終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冲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叅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

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
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
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
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
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
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
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
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
當詣已旣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
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
除臨川王府行叅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
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
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
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曰除兼尚書
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
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

記室叅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喜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聚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項之頡太子中庶子曾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

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
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
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
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
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
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
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
疆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
代通規襲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措
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
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
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
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疆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疆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十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
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執聰敏有識度
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
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
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與
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
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
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
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
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
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
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
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啟革爲府丞祐時權
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叅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
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諸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

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叅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叅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疆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
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
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入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
旣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
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
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
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畧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
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瞻出
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
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
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
五百字云惟當勒精進自疆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
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于敕云世間果報
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
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
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
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
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
在東州聞革應至竝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
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會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
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
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
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
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
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旣
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迓輕艚革旣無物乃於
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
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
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
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
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
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
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
性疆直每至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
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
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疆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讖治見知旣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終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
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
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
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
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
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
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曾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
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
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
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
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
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
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
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
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
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
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沉重席
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

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
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
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
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
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
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
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手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
其年以本官叅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
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
二子禧嘏竝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
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
吏部尚書竝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
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監初爲秘書郎歷太子
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
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
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曾通
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
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

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出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才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

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
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
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
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
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
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
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
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
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
也夫在恩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冗幸無銜寔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竝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穀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
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
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
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廢
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未
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
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終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
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
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

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
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
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
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慕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
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
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
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
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
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
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
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
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
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

梁書卷三十八 及得 二
異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中大通元年遷
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
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
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異
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述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異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
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
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爲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
北通好是時候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
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
以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
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
竝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
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
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
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冊地排
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
以指昇昇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昇器宇弘通才力優瞻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永申委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
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竝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恹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會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諡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
卽知大功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
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
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
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
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
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
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
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
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
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
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
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
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
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
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
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
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
替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替降大功

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

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旣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

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無
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
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
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
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
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
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
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連
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
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衙
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
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堙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
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
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
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翮
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
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
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儷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鬪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

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饑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

得伏奏帷扈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
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
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微分外之求
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
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
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
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
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

仲霸濟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罪
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
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
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
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
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
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
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

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美自晉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鎗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

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飢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旣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怪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

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
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
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
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
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
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
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
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
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
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

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
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
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
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
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
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
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
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
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其之當思致
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

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
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
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
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
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
晏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
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
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收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
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
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
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
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炭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
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但付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
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
有閭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
是何人所吹之疵孽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
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
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

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
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
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
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
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必於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
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強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
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
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暇者可以戮人卿不得
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
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

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
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
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輦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
賊復輦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
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
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
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
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
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
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
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
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
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
乎

梁書卷三十八終

